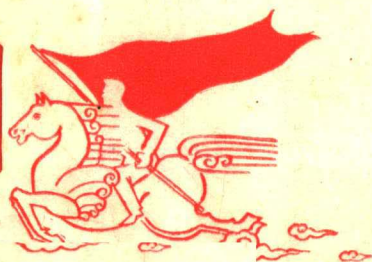


跃进小叢刊(一)

一九二五年的風暴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跃进小从刊(一)
一九二五年的风暴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字数 23,00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1 5/16 插頁 2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統一書号: 10020·919

定 价: (5)0.10元



目 次

一九二五年的风暴

…………… 姬兆生、項瑞芝等口述 王子經整理 (1)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面前

…………… 侯光华等口述 李子生整理 (12)

八間房…… 刘振华、张文升等口述 王永春整理 (20)

走过的路…………… 刘蔭福 (28)

一九二五年的風暴

姬兆生、項瑞芝等口述

王 子 經 整理

鄭莊子慶元里有一間坐北朝南的紅色大房子，中間是四扇合叶門，一邊一個大窗戶。起先蓋的是說書場，從一九二四年九月李培良到這以後，就成了工人鬥爭的指揮部。

李培良是個細高個，留分頭，戴眼鏡兒，經常穿着一件藍布長衫。待人特別熱情、和氣，無論誰和他見一次面就象多年的老朋友不願離開。他到鄭莊子後，就在書場辦了一個平民學校，白天教窮人家的子弟，晚上教工人，都不要學費。

鄭莊子當時有兩個工廠。一個是資本家劉仲榮開的寶成，一個是漢奸王克敏倒賣到日本手裡的裕大。這兩個工廠就是現在的棉紡三廠。那時候工人們在廠裡，累個七死八活，拚命的干還整天吃不飽，誰家的孩子也上不起學。自從成立了平民學校以後，人們就一傳兩，兩傳三的傳開了，兩天傳遍了鄭莊子。很多工人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這來念書。工人們雖說都願意識幾個字，由於工作勞累，生活困難，也沒有心思學習去。李培良為了幫助工

人們學文化，每天一早一晚在工人上下班的時候站到廠門口，見了工人們就打招呼，說：“下班啦，有空到我那學習，識幾個字多好哇！要不人家少給你算了錢你也不知道。”工人們一邊答應，一邊說：“李先生是真好哇！”

。寶成工人董兆文念過兩年私塾，識幾個字，很快就跟李先生熟悉了。他到車間以後，逢人就說：“今天下班跟我到李先生那去吧，他一方面教咱識字，還經常說笑話。”就這樣今天來倆，明天來仨，很快，屋子裡就坐不下了。

李先生和工人們在一起就跟親兄弟一樣，給大伙倒茶，跟大伙一塊下棋，一塊拉唱，就是在上課的時候也是隨隨便便。有一天，他問大伙：“今天有挨打挨罰的嗎？”

“天天有。”工人們告訴他。

他長出了一口氣，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工”字，說：“咱們工人就是苦哇！你們看，這字上邊是塊石頭，下邊是一塊磚，把工人擠在當中，受多大罪呀！”

“這有什麼辦法呢？”

“有辦法。”李先生說，“咱們不叫他打。”

“誰敢呀，這樣還不知道啥時候給開除了呢。”

“一個不敢，人多了就不怕。”李先生又給打了一個比方：“一根筷子，一折就斷；一把筷子，再折也斷不了。一根秫秸，一折也斷；一捆秫秸，鐵錘也砸不斷。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工人就必須組織工會，有了工會，工人就有了爹娘。他們打一個人，全不干；他們開除一個，全都關車。這麼一來，工人就有了力量，工會就可以直接和資

本家講理……”工人們越听越对，越听越入神。下課以后也不走，还請李先生接着講。李培良也越講越带劲，还講了帝俄时代工人們的苦难生活，更多的講了十月革命的故事和推翻了沙皇以后工人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同时結合着中国的情况講了很多打倒資本家和帝国主义的道理。工人們有时听到深夜还不肯离开，甚至有时听一夜第二天还去上班。工人們听了这些故事以后，知道了自己受苦的原因，也懂得了必須組織起来的道理。回到車間以后，就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了。到轉年二月，宝成的工会就組織起来，全厂都加入了工会。十二个人一小組，一个車間一个支部。

在組織工会的过程中，董兆文、姬兆生等人最积极、最热心，被选为工会代表。以后李培良同志又給他們講了共产党的性質和共产党的綱領。他們逐漸的对党有了認識，在李培良同志的教育下，他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月各車間就有黨員了。

在宝成組織工会的同时，北洋、裕元、裕大、华新等厂的工会也組織起来，最后又在李培良同志的帮助下，把这几个紗厂的代表組成了联合会。从此各厂的工人就亲如兄弟，紧密的团結在党和工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向資本家和帝国主义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1925年五一劳动节和七一的早晨，全市的工人、学生、商人集合在南开操場上，一人一根棍子，一人一个小旗。有多少人呢？数不清，反正是黑压压的一大片。

在整理队伍的时候，八个人一行。游行的时候工人在前边，高举着革命的红旗，迈着刚劲的脚步，沿着南马路前进，一路上喊着响亮的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收回铁路矿山！”

“取消二十一条！”

“打倒资本家，不买日本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当游行的队伍走到东南角（当时日租界的边上）时，红旗越举越高，口号越喊越响亮。日本兵鬼子虽然拿着明晃晃的刺刀，可也没敢吭声。经过这两次游行，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工人的团结和斗争意志。

当时的资本家并不把工人看在眼里，他们依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依旧横行霸道，欺压工人。

宝成的资本家，在七月十×号，无理的开除了一个女工。当她找到工会的时候，工会一方面给她钱吃饭，一方面就研究怎样和资本家交涉，让她恢复工作。这事经过党里研究以后，工会就确定了姬兆生等三个代表去与厂方谈判。

晚上八点鐘，太阳刚落山。三个代表从车间出来，到西边厂长办公楼。进了厂长室一看，厂长和四个稽查正坐着说笑呢。看见他们进来，厂长立刻变了脸色，立眉横眼的问：“干什么的？”姬兆生往前走了两步说：“我们是工

人，有点事商量一下。”

“什么事？”厂长往椅子上一仰，带答不理的說。

“我們想讓那个被开除的女工上班，因为她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沒法吃飯了。求你行好，給些方便。”姬兆生很有礼兒地說。

“是誰叫你們来的，你們是不是工会？你們罢工吧！”这肥賊似的家伙吼叫起来。

姬兆生还是很和气的說：“我們是工会。不是罢工，只是請求讓那个女工上班。”

厂长得寸进尺，“叭”的一声，把桌子拍的山响。然后指着姬兆生說：“不提工会还則罢了，一提工会，能讓她上班也不叫上。”他的話还没有落音，总管奸笑着說：“你們罢工吧，你們不罢，我們还想停两个月呢，全把你們餓死！”姬兆生使劲压着心头的怒火，还是請求說：“我們不想罢工……。”他的話还没有說完，厂长就跳起来大罵：“王八旦，給我滾出去，你們不罢工我也停工。”姬兆生这时改变了态度，指着那一群肥猪說：“你們是想讓我們罢工？那好吧！”說着，就走出来。

姬兆生回到車間以后，馬上召集各工会支部的代表开会，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大伙一听就火了，有人握紧了拳头說：“咱們馬上罢工！”

“就这么办。”大伙都贊成。

在会上研究了罢工計劃以后，各支部代表回去立刻組織工人糾察队，并且挨个告訴工人們准备罢工。一夜

的工夫全准备好了。到下班的时候，一人一个竹节铁条，一队往南，一队往北，卡住了路口。当上班工人来了的时候，他们就說：“今天別去啦，咱們罢工了，要听工会的。”

“为什么罢工呢？”有人問。

队员把昨天晚上的事一說，人們就打住了，回过头去也給別人解释。一个小时，下班的全出来了，上工的一个也沒有进去。厂門口前边堆的人山人海。工会和李培良同志研究了罢工条件以后，又拿来大旗喊了一声：“工友们，咱到盐坨地去开会。”这时工人们就象一股巨流，涌上盐坨地。到盐坨地后，姬兆生站到高桌上說：“兄弟姐妹們，今天我們要罢工，要和資本家斗争，我們怕死不怕？”

“不怕！”千百个声音凝在一起。

“对！”姬兆生繼續說：“为了显示我們工会的力量，我們一定要斗争到底！”他的話刚落音，人群里就有人喊：“代表，咱們找資本家去吧！”說着，人們就开始走动。老姬拉开了嗓子喊：“兄弟們，先別动。咱們还得要条件呢，除去要求那个女工上班以外，我們还要求：一、把落下去的工資再涨上来，二、要吃飯的时间，三、厂方不准随便打罵工人或开除工人。这些条件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人們齐声回答。

老姬拿了大旗說：“走吧！”

罢工的队伍在大旗下面，高声唱着雄壮的歌曲，包围了厂房。当时的职员全吓尿裤啦，警察刚要說話，只听“哐”的下，“嘩啦”一声，一个石头子把办公楼上的玻璃打

碎了。紧接着呼啦一下，人們冲进了办公楼。这时候只听见劈劈喀喀，桌子翻了个腿朝上，鐘表砸的扁塌塌，洋錢票子撕成了碎紙末，全樓的玻璃嘩啦啦。砸完大樓以后，工会代表說：“兄弟姐妹們，咱們不爱財，一点东西也不拿。現在咱們就还到盐坨地开会去。”大伙說了一声：“走！”这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就离开了工厂。

工人們一連三天沒有上班，厂里派人来和工人們講和，都被工人們赶跑了。等到第三天晚上八点來鐘，由上边來了一輛小汽車，里边是学生代表。他們除去鼓励了工人的斗争以外，还問清了工人要求的条件，然后派了一个人进厂調和。到晚上十一点，学生代表从厂里出来，又在盐坨地开会。那个学生代表說：“厂方除去答应工友們提出的全部要求外，又补充了一条：在罢工期間工資照发，他們也答应了。”这时，会場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們在“共产党万岁”声中离开了会場。

裕大紗厂的工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統治和汉奸走狗的破坏下，力量比較薄弱。但是在宝成胜利的鼓舞下，他們也坚强的組織起来了，推选項瑞芝等为代表。在李培良的帮助和領導下，他們从七月二十日（旧历）中午就向厂方日本人提出了四个条件：

一、要求給工会办公的房子。二、要求給工人增加工資。三、要求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度，并且給吃飯的时间。四、要日本人签字，公开支援广州、上海日英紗厂工人罢工的斗争。

这些合理的要求都被拒絕了。为爭取斗争的胜利，工会也組織了工人罢工。六点钟下班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工人赶到盐坨地开会，准备罢工。

可是日本人早买通了軍閥李景林。他派来了五十个保安队和六十个手枪队来镇压工人，保护日本。工人们还没有集合好，他們就把工人队伍包围了。同时李景林的侄子李树鳳，也騎着大馬，耀武揚威的赶来镇压工人。当他往前一走，一个小孩挡住了前进的道路，他掏出手枪来指着这个小孩罵：“你这个小鬼崽子，你不怕死啦！”他呲牙裂嘴，眼珠子瞪的有牛子兒大，想一下子把小孩吓跑。他沒想到这个小家伙挺直了腰板，瞪着圓圓的小眼，一只手拍打着胸脯說：“我不怕死！”他这一嗓子吓了这位大官一跳。为了施展他的威风就要向着这位普通的童工开枪。他还没有来得及摸机，就被工人们一火鉤子打下馬来。这时反动軍隊兽性大发，开枪打死了工人王鶴鳴，还打伤了两个。工人们一看就急眼啦，工人代表項瑞芝一摆手，工人们就象暴发的山洪包围了厂房。为了防止更大的牺牲，一个工人在枪林弹雨中爬上了电綫杆子，卡断了电话綫，使裕大紗厂和市内断絕了联系。

反动軍隊看事不好，紧紧的关闭了鉄門，妄想把工人关在門外。可是他們沒想到罢工的队伍象沙漠里的一場风暴，把大墙推倒了五处，冲进了厂房。

党組織当时充分的估計到，这场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須进行全面的斗争，所以早就把裕大罢工的消息通知了

各厂。当人們听见枪响以后，宝成的工人立刻赶到支援。他們从东面宝成新工房那兒推倒了大牆，冲进裕大工厂。北洋、裕元的工人听到枪声以后，連飯也沒吃，就拿着鉄錘赶来相助。当时楊庄子摆渡口堆的人山人海，把所有的船都动員来摆人。就是这样，那些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也等不得，撲通撲通的跳下水去。虽然一只手拿着鉄錘，可比小鴨兒鳧的还輕快、还灵敏。

工人的队伍冲进工厂以后，人們的喊杀声和叮咣叮咣砸机器的声音攪成一片。厂房的玻璃象下雹子一样唏哩嘩啦的掉下来，鋼絲的針布被鉄錘砸的一个坑接着一个坑，整个搖紗車从楼上的窗戶里扔到厂外，发电机也給砸了个粉碎。不到两小时把机器全部砸毀，厂里厂外成了一堆破窑，到处是机器零件。

工人們砸着最不解气的是那个保险柜。它簡直是个鉄疙瘩，工人們一鉄錘接着一鉄錘，很多人累的冒大汗，就是砸不开。后来实在沒办法了，大伙一使劲抬起来，把这个鉄怪物撲通一声扔到海河里。

工人們冲进工厂以后，李景林派来的保安队和手枪队一看来势不好，就繳枪求饒，工人們把大枪一捆一捆的收起来。工厂的日本人为了活命，就着天黑的节骨眼，换上了工人衣服，戴上了工人帽子溜跑了。只有一个日本大夫被捆起来，被鏗刀开了花，鮮血流了滿地。土城的张官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飯也来送死，工人們把他捆起来要投到河里。跟他一块来的毛署員吓的面如土色，給工

人們跪着講情，說了三車好話，工人們才放了他。

天越來越黑，工人們越砸越帶勁，一直砸到深夜，工人們才離開工廠。當時雖然把工廠給砸個粉碎，但是並沒有一個人拿廠里的東西，最後工人還派了自己的糾察隊看守廠房。

工廠里一夜也沒有斷人，第二天天剛麻麻亮，鹽坨地就聚了一千多人。他們正在那交談砸廠的有趣故事，嘎嘎樂樂的山响。就在這時候，北洋的工人們也罷工了，他們在楊莊子過河來保衛裕大罷工的勝利。裕元也停工了，成千上萬的工人拿着黑紅棍，從劉莊過河也來保衛裕大的勝利。當時河里所有的船都被請來作擺渡，一會的工夫把工人都擺過來了。那些人呀，貫滿了大直沽的街角子。工人們打着大旗，排着隊，邁着剛勁的步伐向前走。

反動軍閥李景林被工人們狠狠地給來了個耳瓜子，他便惱羞成怒，一夜也沒有睡好覺。第二天一早，就調集一個團的兵力，架着機槍，扛着大炮，用了一個半圓形的陣勢，把工人包圍起來。

裕元的工人隊伍走着走着，看見反動軍隊上着明閃閃的刺刀沖來。工人代表就高聲問：“工友們，怕死不怕？”

“不怕！”千萬個聲音匯成了一個巨雷，震的反動軍隊直打顫顫。工人的隊伍越走越近，反動軍隊吓壞了，趕緊停下來對工人們開槍。大槍、手槍、機關槍的聲音混在一起，噠噠噠……象放鞭一樣。

工人們勇往直前，工人代表在前面搖晃着大旗，再一次問：“工友們，怕死不怕？”“不怕！”“好！”工人代表把大旗往高处一舉，說：“我們要加速前進！”這時工人隊伍冲到反動軍隊面前，並沒有停止腳步，繼續前進。可是反動軍隊的刺刀已經刺向了工人代表。工人代表掄起了自己的青紅棒一連打壞了五根大槍，最後受傷了。工人的棍棒和反動軍隊的刺刀廝殺在一起。

最後，工人手無寸鐵，被反動軍隊冲散了，接着，挨家搜查，到處抓人，只要見了穿小衣裳的就逮走。就連兩個背着皮包撒錢的學生也被抓去。當天逮了四五百個人。李景林恨透了這些人，依着他是用機槍点名，全都打死。這個消息傳出來以後，天津的學生就一列車一列車的往北京開，把北京的城牆都包圍起來向當時的段執政請願。李景林迫不得已，押了一個多星期，才把那些人放出來。

裕大紗廠被砸壞了，一直停工三個多月，才把機器安裝好。再開工的時候，日本人為了進一步的鎮壓工人，利用了叛變的工賊，把過去鬧過工會的人全開除了，徹底的破壞了工會組織，妄想使工人們老老實實的受他們剝削。

他們的算盤完全打錯了。當時雖然沒有了工會，但黨並沒有放棄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受過黨的教育和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工人群眾，永遠跟共產黨一條心，只過了一年，工會就又組織起來，繼續領導着工人向帝國主義和資本家進行鬥爭。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面前

侯光华等口述

李子生整理

一九四三年那年冬天特别冷，把地都冻拔了裂，一道一道的缝子跟小孩子嘴一样。那时候，工人一天吃两顿烂土豆，干十二个钟点的活，连饿带累，把人折磨的个个都是面黄肌瘦，成了皮包着骨头的人灯。

这年二月二日，下午六点钟，天津裕大纱厂“津字班”的织布工人们东倒西歪的进厂接班了。工人们走到车间，让隆隆吼叫的机器声音一震，浑身就出起虚汗来，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当时，有个保全工人，叫侯光华，他曾经受过党的教育，参加过一九二五年七月裕大纱厂的大罢工。那时候，党派来姓安的和姓黄的两同志，在郑庄子庆元里举办了一所工人业校，每天教给工人认字，学注音字母。这两同志每天除了教工人学习文化以外，还给工人们讲解放的道路，讲中国工人受压迫的原因。有一次，那位黄同志对大伙说：“苏联现在把帝国主义赶跑了，把本国的地主，资本家也打倒了，工厂里工人当家作主，乡村里农民均分了土地，人家可好啦，咱们中国非得走这条道旁人才能翻身，咱们工人只要抱住团体，嘛也不

怕，找資本家要嘛，就得給嘛。”侯光华当时听的都直了眼，越听越入耳，越听越对心思，他句句都記在心里。那工夫工人們和这两位“先生”都分不开了。一有空工人們就提着茶壺找他俩去聊天。有一次，侯光华拿着张传单在車間里看，被工头邵阿有看見了，上去把传单夺过去，大声的喊：“你还要脑瓜子不要？这是共产党撒的呀，再看就弄走你！”尽管这样，誰也沒挡住侯光华参加在党領導下的二五年裕大紗厂大罢工……

在这一天，侯光华看到工人們这种情形，难过的直跺脚，再也干不下活去了，他把工具袋往后一背，跟另外几个人凑在一堆，商量了一下，就挨着小组传起来了。碰上人他就問：“怎么样，还干得了嗎？咱罢工吧！”“对，吃不住劲兒啦，罢！”每个人都这样回答。他从这天晚上八点鐘就开始传，到十点挨个都通知好了。然后，他站在車間正中央，往四周一看，全車間工人的眼珠子都冲着他瞪圓了。这时候，他鼓足了劲把两手一揚，嘩啦一声，七百多台布机立刻停住了。“罢工，不干啦！”三百多个工人一行喊着，一行随手抄起鉄条、打梭棍、梭子……一齐往車間門口拥来。这时候，侯光华站在人群里喊：“大家抱住团体呀，誰開車也不行！”

这工夫，几个把头耀武揚威的卡着腰迎上来，指手划脚的喊：“開車，開車！”

“誰喊開車呀，把他的狗腿敲断！”大伙这一嗓子，把几个把头吓的打开了哆嗦，两手一搭拉，歪了歪脑袋，往

后退了老远。把头們一看使硬的不行，就又变了花招，其中有个叫刘宝禎的把头带着苦笑脸，往前迈了一步，一伸脖子冲着人群說：“差不离算了吧，鬧不出手去，鷄子碰得过硫軸嗎？”“給他开了❶，給他开了！开！”大伙举起手里的武器喊。几个把头一看势头不对，撒腿就跑到“仕上科”❷去了，他們把工人罢工的消息汇报給日本，沒过三分鐘，保护日寇的伪警官汉奸王国祥手提着褲腰带，領着十几个光着脚、披散着头发的伪警察来了。这些家伙刚往車間一探頭，工人們就大声喊：“打××的！”喊声还没有落地，伪警察們拔头就窜回去了，一連气冲了三次，都被工人們打退了。这时候，王国祥急的跟热鍋上的蚂蚁一样，害怕跟他的主子交代不了，于是，就用电话通知給日本兵营。一会，二、三十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枪刺子，带着二十多个伪警察，终于把工人队伍冲散了。王国祥一进来，就把站在工人队伍前边的侯光华搔到“仕上科”去了，跟着又逮了华玉泉、李桂珍、杜玉珍等几个工人。

那时候，在織布工人的嘴上挂着这样几句順口溜：“一进仕上科，不挨揍、就开除，不受罰、就挨罗❸”。仕上科，就是当时設在織布車間里的衙門。侯光华被拥进仕上科，还没站稳，王国祥上去就是一陣嘴巴子，几下就把侯光华打晕了。这时候，日本鬼子抬起大皮靴子照着他

❶ “开了”就是砸开脑袋。

❷ “仕上科”就是現在的整理車間。負責驗布、成包的工序。

❸ “挨罗”就是受辱罵的意思。